二四七：出奇美貿貿來愛情

芭堤雅市區的阿波麗她吳玩笑地說：「密斯顧波！」——「也是，小姐！」她嫣笑，咖啡燒好，妙在三人叫兩色，她却燒了三次，雖然很快，酒精小爐火力不小。安妮等她推車離去後，鄭寬大有氣派，不是香港寸土尺金不得不狹窄小器的作風。尼龍彩色絲包着的咖啡小姐，頸以下，小臂足踝止，包成玲瓏原型，推了金色銅小車，來到屏風口，現燒「西班牙」、「愛爾蘭」咖啡。

女郎玉胸圓挺，那小田地儒然突突地墳起，都戴有大耳環。過來的是一位着玫瑰紅的，身材苗條，有如曼谷市上油吧泳裝羣體舞姬，但更大方，甜美親切，都說一點英語。為應付一級日本客人和泰國各處酒吧一樣，都練習了日語。——「你叫什麼名字？」其禮問她，她嫣然頷首為禮答道：「今天着玫瑰紅，便名叫玫瑰娘。」

了個玉英亭亭的淡青色的女郎。安妮問：「可有小姐陪飲？」——「有，但是……」她看看三人鄭，意思是：「不是一個男客，有兩位女位呀！」其體一笑，向她說：「明白了，謝謝，請計數！」這女郎夠駑，退去取單來，一六五錄（把）。其體撲出兩紅百錄大紙，揮手。女郎回答：「不許收款者（小費），已加一了。」她很去找來三十五「把」。——「女兒國象君子國！」

其體偕兩女士出來，上了車，安妮說：「總一總，一到夜晚，市街要人山人海了。」這時小吳倚在其體的左肩頭問：「等一會吃海鮮火鍋子——你知泰國和台灣都是海鮮國，聽說香港貴煞人？」——「比吃條活龍還貴！」說話間車到了植物園。

二四七：一往無前

師姐容笑曰：「車，都不知真定假！」

王占美曰：「對我來！我可以話未見過一個似你咁靚的女人！海倫，我愛上你，真係十分痛苦。」

師姐容曰：「有人叫你愛我嚟？」

王占美曰：「然，但情不自禁呢！海倫，我明知十分痛苦，但依然一往無前！」

師姐容曰：「一往無前？做乜呀？」

王占美笑曰：「愛你囉！一往無前咁愛！直到地老天荒！」

師姐容曰：「車，你唸台詞乎？」

王占美苦瓜口面，曰：「海倫，你真係一D都不喜歡我？」

師姐容曰：「唔係呀，你份人幾趣緻。」

王占美曰：「只是趣緻，有D可愛？」

師姐容曰：「就算你可愛，咁又點？」

王占美曰：「咁即是你會愛我囉！」

師姐容曰：「占美，不知你有冇聽過，來得快，去得快。」

王占美曰：「對我來講唔啱，海倫，我會永遠愛你，雖然我唯有法子同年同月同日死！」

師姐容曰：「車，大吉利市呀，已又會咁肉麻嚟！死死聲！」

王占美曰：「海倫，以前睇小說，有這一句，點會想大家同年同月同日死嗜！」

師姐容笑曰：「你真係一齊死！」

王占美曰：「對我來講，我就願意同你一齊死！」

師姐容曰：「你去死埋我個份都得咯！」

王占美曰：「海倫，如果萬一你去先，我一定定在你身邊目盡，同你合葬，燒成了灰，都要勝埋一齊！」

師姐容笑曰：「咁詩張，你有冇肉麻一D嗜！」

王占美情深歎歎，望住師姐容曰：「真者也，我百分之一百做得到！」

師姐容曰：「我諗你追你老婆之時亦係咁講。然否？」

阿爸重又坐回桌邊，繼續吃飯，他吃了幾啖，臉上流露自阿媽死掉後從來沒有過的歡欣，說：

「我走運了！」

石湖抬臉盯望：「阿爸，你——」

「崗上學校的隧校長，要請我去做校工，以後，我有差事啦！不用老坐在家裡，唉聲嘆氣啦！」

石湖和石河，還有銀好，都放下筷子，高興得跳起來，拍掌嘻哈……

「阿爸，恭喜你！」石湖說。

「阿爸，以後，你替學校做事啦！」石河說。

「本良伯，要你做校工，最好不過啦！」銀好說。

「其實，我們應該喝點酒，慶祝一下。」石湖說，他的眼睛轉了轉，又說：

「你們等等，我去墟上買酒！」

阿爸靦覥地說：「不用去買，我早已買回來啦！但見到你們嗎的喜位，心想把她葬在蝦蟹，她也要來跟我們喝一杯祝賀慶祝哪！」

石湖爽然說：「如果阿媽有靈未夠一年，我們就喝酒嘻哈

石河已迅速拿來四個杯子，分配好一人一個，銀好說：

「我不會喝酒呀！」

石湖說：「難得這樣高興，你喝一點點嘛！」

阿爸拿瓶子，先給自己的杯倒酒，再給石湖，然後給銀好，他看了看她，說：

「銀好，謝謝你替我把石湖拉回家！一點不錯，你是個好姑娘……我知道，灣畔船廠白家的大少爺很喜歡你！」

銀好悻悻地說：「他喜歡又怎樣？本姑娘不睬！」

阿爸已替她倒好酒，說：「可是，你爸在他們船廠做工，又受了傷，受他們照顧。」

銀好拿起酒杯，猛地往自己咀裡灌……

阿爸受到鼓勵，抽身走去食物櫃檯，拿出一瓶雙蒸酒來。

阿爸受到鼓勵，抽身走去食物櫃檯，拿出一瓶雙蒸酒來。

三二：阿爸走運

■海辛

留住海鷗

風言蜂語

■倫謀

盡量洗唰

洗底計劃將延長一年。
希望不是洗極洗唔清。

寬嚴應有度

投考護士資格將放寬。
希望訓練過程必須嚴格。

冇得揀

輕鐵新票價昨日開始實施。
屯門居民有點被迫接受。

盲咒

■長田 歌

都市寫真

文·黃郎 畫·豪裕

我是一個普通女性了

金菲去接，是李娜打來的，對方說：

「我打電話與你，你剛離開寫字樓。」

「有事嗎？」金菲問。

「無事，當我到股票公司後，我們會面得比較少。」

「明天飲下午茶。」

「明天我們有事。」

「你與郁先生？」

「是。你們今夜有約嗎？」

「沒有，飲夜茶也可以。」

「就飲夜茶。」

她們約定分別。

此夕九點半，金菲在家中附近的酒店的茶座上候到李娜。交談時李娜要金菲決定與李耀庭結婚，金菲笑道：

「你變得與我母親一般思想了。我們可能結婚，但非一定結婚。」

「也許我真的變了，我感到小郁對我愈來愈好。」

「床上如何？」

「我是一個普通女性了。」

「他很忙，我們上床的機會不多，我完全不在乎。談到相識者中的變，真過于……」

「莫過于林蕾？」金菲說得對方說：「更甚于你呢！我們談別的吧！」

她們在十一點半分別。

明天午購罷，金菲到了銀行，遇到韋白，他們招呼又握手，他提到剛從外地返，她即與他道別，目前她對李耀庭想十分忠實了。週末，他們同去馬場，都輸了些錢，兩人在一家越南餐室進購時，他提到半月後因公要往星馬，逗留三週，她道：

「為期很長呢！」

「我可以多打IDD，花公司的錢。」

「假公濟私？」她笑了。

「這是人之常情，又不是貪污。」

貪污絕對不可以。

「我們到長洲過一夜如何？打令？」

「這個……」

「家中有問題。」他問。

「我有自由，却是覺得不好意思。」

「我多年未去長洲。」

「讓我考慮。」

「決定吧！」

金菲點頭。（二四七）

二：又被爸爸罵一頓

文仔當然也跟其他同學一樣，參加中學會考。但他的考試，只不過是陪太子讀書，一點作用也沒有。他報考七科，科科不是G就是F，根本沒有一科合格，反正他不會升大學，亦不想讀書，合格不合格都沒有關係，但他爸爸看到他的成績，就把他罵了一頓。

對爸爸的罵，文仔一點也不理會。反正由小至大，爸爸都常常罵他，他也不當一回事，只視作家庭噪音罷了。十七歲，讀完了中五，文仔像是解除了束縛，覺得渾身輕鬆。今後再也不用天天上學，更不用做功課，交功課。

爸爸供文仔讀書，原是寄望他讀完中學之後，找份文職工作來做，不用像他那樣，每天起早摸黑，胼手胝足，才可以賺到錢，維持一家的生活。

難說現在做小販也很不錯，賺了錢也沒有人知，但小販的苦處不足為外人道，文仔的爸爸總覺得幹些斯文的工作，總比做小販高尚，他是無可奈何才做這種營生。

文仔自小就不喜歡去檔口帮助工作，爸爸也由得他。

他自己就有一種自卑的心態，認為這是下等人的工作，當然不希望兒子將來也跟他一樣，做個小販。

弗得的故事

王方■

城市之光

■匡成

命招（二）

鄧永良和兩子玩了一會，看到玩具滿地，忍不住道：「鴻仔，你玩完了玩具，沒有好好收藏。」

「我現在去收藏。」志鴻從沙發落地，說是收拾玩具，但孩子的收拾，自然有限。鄧永良忍不住，又放下志超，父子協助收拾。

之後，鄧永良又拖了吸塵機出來，拖地毡上吸塵。

謝秀瓊自廚房出來，嘻嘻笑道：「我早就說請回一個菲傭了，你又反對，如果家有菲傭，我放工後就可以做大男人了。」

她把開飯的東西，放到飯桌上。

鄧永良道：「我不是反對，請菲傭，祇是我們命招，本地女傭我們又請不起，你才被迫做家庭主婦，我又被迫做住家男人。」

原來志鴻出世時，曾經請來了一個菲傭。而謝秀瓊分娩假期滿後，繼續工作。

菲傭一腳踢，謝秀瓊又不放心菲傭，唯一的辦法，當夫婦上班時，便把媽媽請來，而謝老太太帶同了內孫女過去，既可照顧自己鴻，又可照顧自己的孫女，直到謝秀瓊放工。

論計劃本來不錯，然而，菲傭來了，做了不足一個月，謝秀瓊與她媽媽，就對這個菲傭，表示極大的不滿了。

既嫌她不衛生，又嫌她懶惰，整天煲電話粥。

一〇六：只是朋友

聽到這句話，阿瑩剎時氣得說不出話來。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十個男孩子有九個是小心眼的！」她搖着頭。「以前，我還以為你夠洒脫，夠風度，心胸夠開朗，想不到你也是個小氣鬼。」

江輝笑了一下，沒說什麼——不知道那是苦笑還是冷笑。

「為什麼要扯到楊雄瓊身上去呢？」阿瑩又說。

「我和他認識的日子很短，大家的關係只是工作上的接觸，最多是普通朋友而已。難道你也相信了外面的一些謠傳？」

「我是不大相信的。」江輝說，「奇是，楊雄瓊的確很欣賞你，對你很好呀！」

「他對我怎樣那是一回事，我有我自己的做人宗旨，我懂得怎樣做的。」阿瑩說。

沉默了許久，江輝又問：

「那麼，我們之間到底存在什麼問題？」

「我們之間那有什麼問題呢？你不要庸人自擾了。」阿瑩想——應該把事情說得清楚點，不要這樣不明不白的。

「可是……你不知道我對你的心意嗎？」江輝又有點患失的神情了。

「我很感激你對我好，而我也把你當成是自己的好朋友。」阿瑩說：「你剛才不是說過，我們有過一段很快樂的日子嗎？那時候，你辭去了銀行的工作，宋柱華和楊翠花他們疏遠了你，但我却更接近你，因為我知道這個時候你更需要朋友的關懷、鼓勵。現在，我一樣當你是好朋友。」

「就只是朋友？」江輝望着阿瑩。

「只是朋友。」她的語氣平靜，但態度堅決。

江輝失望地低下頭，嘆了口氣，沒有出聲。

「許多時候，友情比什麼都可貴，而男女之間也應該有真正的友情，我們又何必那麼庸俗？」阿瑩又說。

青春夢

■陳浩泉

六〇九：警車從後趕來

安東洛夫跟踪史密夫走到的士旁，奇怪的是，公路上一直沒有其他汽車出現，安東洛夫駐子頓住，當史密夫打開車門要鑽進去時，突然一把拉住他往後拖，史密夫不防備有此一着，即被摔倒地上；安東洛夫趁機踢他的小腹，使他痛得直叫。

利用這時刻，安東洛夫迅速鑽進車內，發動引擎。

待汽車走動時，史密夫才猛醒過去，顧不上將身份暴露，立即拔出手槍。

一連幾槍，並未打中汽車，便眼巴巴地讓它逃去了。

安東洛夫並不認識路，但為了逃命，也顧不了許多，他只好順着公路駕車拼命往前跑。

剛才的槍聲，使他確認司機是個警察，却未想到是CIA人員，因為在他的觀念中，警察才可帶槍，雖然未穿警服，可能是便衣警察而已。

他當然明白處幸逃過這一劫，但該往何處則感到茫然。

十分鐘後，那個假扮司機的「便衣警察」已被甩開，他將汽車慢慢下了，打算問問人了。

可惜，公路上不但沒有人，連汽車也沒有，這令他更感到迷惘了。

將汽車停下後，他因精神緊張過了感到勞累非常，斜靠座椅休息了。

突然，一輛警車鳴鳴地從後面趕來，一下子把他從其想中驚醒了。

美蘇諜影

■東尼豆

十：再度出山

大俠余顧南 原本南笑·文 古秋原·圖

「大俠尚不知道，晚輩與令徒蕭懷南結義為兄弟，因痴長兩歲，承南弟稱呼我一聲大哥！」

「原來如此，未知少俠藝出何門？」

林三七道：「家師大俠也認識，他老人家最佩服的便是您，也常在晚輩等面前提及你。」

余顧南訝然問道：「尚未請教令師之大名？」

「家師乃中原林雙木，他老人家與你有兩面之緣！」

「啊，原來是雙木兄！」余顧南鬆了一口氣，相信林雙木之弟子品德必佳，更慶幸徒弟發誓開關十年，如今已過了許多年，相信武功更加爐火純青。」

「家師福體粗安，他常說他再練十年，也不如余大俠……因為他天賦不如你，並非他練武不勤。」

「令師太過誇獎了，其實余某也很佩服令師！」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事件，忙問：「小徒既然與你結義，為何不與你一道同來？」

「啊！話，倒忘了正事，南弟被人擄去了！」當下林三七將詳細經過一五一十地詳述。

余顧南心鬆徒弟之安全，急不及待地道：「你扼要地講完挑重要端詳！」

林三七應了一聲，挑重要的說了一遍。

余顧南心急如焚，對蕭懷南和蕭懷蓮兄弟，他另有一番感情，蓋這是紅顏知己耶律七所託負自己的！

猛聽蕭懷雁叫道：「師傅，徒兒要去救咱大哥！」

余顧南喝道：「你憑你的武，沒你的事，若要救人也用不着你！」

屋內跑出一位中年婦人，背後尚跟隨着一位男孩，看來身子十分羸弱。

「大哥，什麼事又鬧孩子？」

余顧南尚未開腔，蕭懷雁已搶着道：「師娘，我大哥被壞人擄走了，是這位大哥來報訊的！」說着向林三七一指。（二四七）

開心

一〇六：只是朋友

青春夢 ■陳浩泉

例條傭僱港本據根

有關假期工資規定

法律顧問

偉大先生：

在香港，「僱傭條例」對有關僱員的休息日期作了如下規定：凡僱員與僱主訂立僱傭契約，開始時僱員可以得到每工作六天後便有一天休息日。該條例明確規定，十八歲以下的男女青年和婦女僱員，必須獲得休息日，但十八歲以上男僱員可自願放棄某休息日。另外，休息日並非一定是星期天，但僱主必須提早安排各僱員的休息日。

該條例又規定，除非僱主向勞工處提出特別申請，否則不得要求僱員在休息日工作。應當指出的是，該條例沒有關於休息日工資的規定，因此，只能取決於僱傭契約中雙方所訂立的條件。但是，如果僱員曾為僱主連續工作三個月，便可獲得以後的有薪法定假期（並不是指上述一般休息日），而法定假期的工資則應與一般工作日工資相等。

關於有薪年假方面，條例規定，凡與僱傭契約並曾為僱主工作滿一年的僱員，便可得到最少七天的有薪年假，而年假的見習慣時代，必須用煤或柴火取暖做飯，這樣屋頂上就須有烟囱。紫禁城屋頂上找不到一個烟囱，其中奧秘何在呢？

紫禁城的建築都是磚木結構，最怕失火，因此皇宮內在用火方面特別小心，既要防火患於未然，又要保持環境不受烟塵污染。由於燒煤燒柴都會產生黑烟，會熏黑房屋和污染空氣，而黑煙須通過烟囱才能引出，高高的烟囱，又必然影响皇宮建築的美觀。

當時人們認為唯一理想的燃料首推木炭。木炭燒成炭，在燃燒過程中已經除了煙，於是皇宮內平日做飯燒水用木炭，冬季取暖燒炕也離不開木炭。木炭是宮內唯一燃料，全國各地為皇宮燒炭的地方不計其數，每年需用數十萬、數百萬斤之多。這些木炭都是經過反覆精選的，統如筷子一般長短，同樣的長度，差不多的粗細，堅實耐燒，敲擊之則叮噹作响。這種木炭燒起來火苗旺，熱量大，無烟無臭，異常乾淨，不會污染空氣。

皇宮是皇帝理朝聽政的場所，又是皇帝和后妃一家生活區。每逢炎夏，他們常常出外避暑聽政，如承德的避暑山莊，京郊的圓明園、頤和園，都是清代的夏宮。然而，苦寒的隆冬則無冬宮可避冬，他們一般都在紫禁城內過冬。無論是辦公的三大殿，還是皇帝后妃的寢宮內，都設有暖閣。暖閣的鋪地磚底下，都建有地道和燒炭的大爐子，每年霜降以後立冬前後，通天曉先生：

日前拜讀貴報，見有一篇文章介紹北京紫禁城故宮中冬天取暖的奧秘，可惜語焉不詳，未知先生可否就此問題作深入介紹？

張國鎮

張國鎮先生：

北京紫禁城佔地七十二萬平方米素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點五間房屋，皇宮燒炭的地方不計其數，每年需用數十萬、數百萬斤之多。這些木炭都是經過反覆精選的，統如筷子一般長短，堅實耐燒，敲擊不會污染空氣。

皇宮是皇帝理朝聽政的場所，又是皇帝和后妃一家生活區。每逢炎夏，他們常常出外避暑聽政，如承德的避暑山莊，京郊的圓明園、頤和園，都是清代的夏宮。然而，苦寒的隆冬則無冬宮可避冬，他們一般都在紫禁城內過冬。無論是辦公的三大殿，還是皇帝后妃的寢宮內，都設有暖閣。暖閣的鋪地磚底下，都建有地道和燒炭的大爐子，每年霜降以後立冬前後，

探本尋源

飛禽走獸

唐民生先生：

人類通過對動物情感的研究和馴養，已經造就出許多人類的助手，協助人們從事各項活動。下面所列舉數例，足見一斑。

你見過公鷄當「媽媽」嗎？在安徽省北部農村，農民養鷄事業興旺發達。根據動物學家考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當地農民誘導鬧公鷄護領雛鷄。他們從孵坊購得雛鷄和用酒醉倒的鬧公鷄一放在窩內，馴養他們之間的情感。從來沒有見過「媽媽」形象的小鷄，對鬧公鷄的形象、動作、聲音、體溫等刺激便逐漸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在動物學上，這種印象叫做「印痕」。小鷄擠進鬧公鷄的羽翼下，以「兒女投入媽媽懷抱」之情去「咯咯」聲，接着，便像母鷄那樣精心護衛着那羣來歷不明的「養子女」，教牠們啄食、呼喚、防禦、保溫其效果不亞於母鷄。

當地農民總結鬧公鷄有三大優點：一是鬧公鷄體大羽豐，育雛量大，可以帶領四十至五十隻小鷄，相當於兩隻母鷄的育雛量；二是育雛期長，一般母鷄帶領小鷄只有一個多月，而鬧公鷄却能維護牢牢久久，直到小鷄長到一至二斤真仍不散伙；三是鬧公鷄較母鷄勇敢、兇悍、護衛力強，他們撲鼻狗、貓，不讓接近小鷄，甚至能同一個清奶的姑娘忘記把兩隻較大的山羊一起隨羊羣放出畜欄，可是獅獅却發現了放牧的山羊羣中少了兩隻，因此回來用不斷的叫聲引導牠們回到山羊羣裡去。在野外牧羊時，一旦母山羊受驚離羣並發出叫聲時，獅獅也會迅速地敦促牠返回畜欄。

公鷄湊仔獅獅牧羊狸狗獵兔

馴良動物成為助手

一天早晨，一個農民家裡的一隻看管山羊的獅獅，匆匆地從放羊處回到畜欄，並發出「責罵」一個清奶的姑娘忘記把兩隻較大的山羊一起隨羊羣放出畜欄，可是獅獅却發現了放牧的山羊羣中少了兩隻，因此回來用不斷的叫聲引導牠們回到山羊羣裡去。在野外牧羊時，一旦母山羊受驚離羣並發出叫聲時，獅獅也會迅速地敦促牠返回畜欄。

獅獅總是忙於抱起每隻小山羊，十分溫順而小心地送到正在喊叫「孩子」的母山羊身旁，並識牠吮吸母羊的奶頭乖乖地吃奶。獅獅的記憶力非常好，牠知道每隻小山羊是屬於那隻母羊的，一點不會搞錯。因為母山羊只有兩隻奶頭，所以獅獅發現那隻母羊生下三隻小羊時，牠就把第三隻小山羊送到另外那隻只生一隻小羊的母羊身邊去吃奶，使這隻「多餘」的小山羊也能長得健壯。

雌獅獅有這種精細看管羊羣的本領，確實稱得上是看管山羊的能手。

澳洲有一個財主，在十多年前買入十六萬公畝土地，開闢了一個規模巨大的天然養兔場。在這個遼闊的兔場裡，長滿雜草，可以「免費」為兔子供應飼料。可是捕兔是件難事，如果僱用工人需要數百名，開支太大。財主為了掙得更多的錢，買來六隻硬毛㹴——一種優良的獵兔狗，準備以獵狗代替工人，節約支出。

開始，每條獵兔狗一天只能捕捉十多隻兔子，還是有大有小。為了增加捕兔數量和獵大不獵小，財主對這些獵兔狗採取「獎罰」措施：誰捕大兔多，誰得優質食物多；誰捕大兔少，誰得劣食物或不給食。這樣一來，促使獵兔狗對大兔充滿殺氣，見了就捕，捕兔數很快增加到每條狗每天一百隻以上，而且幾乎都捕大兔，不獵小兔。

獵兔狗的捕兔本領十分高明，除分頭捕獵之外，還會協同作戰。在必要時，彼此分工，有的狗驅趕，有的狗守住兔洞，所以常常是「十拿九穩」。更有意思的是，獵兔狗捕獲兔後都會牽牢地把兔放在固定的堆兔站，然後由少量工人用汽車拉走。（秦成，新九〇七七〇）

民情風俗

夫多妻一族羅納米

謎成今至族民個何自源

林洋港先生：

在入稀地廣、雲峰聳立的喜馬拉雅山區的印度一端，有一個丹薩爾草原。就在這個荒漠曠野上，生活着總人口不到一千的米納羅族人。長期以來，這個原始的母系社會。這裡的婦女娶有好幾個丈夫，她們控制男子，往往敢於在大庭廣衆之下，把丈夫打得到處亂躲。在生活習慣上，這裡的人祇是偶而用檜樹葉的烟霧來熏沐潔身，但幾乎從不用水洗澡。

人們迄今為止還不了解他們是哪個民族的後裔。有人推測他們是古希臘史中提及的鮮為人知的達爾廸族後代，有的聲稱他們是舊俄帝國下的部族，又有人認為他們是原始雅利安族人的後代，也就是史前的印歐人種。難怪他們的膚色白得出奇，顯骨突出，輪廓鮮明，幾乎同歐洲人如出一轍。此外，他們的語言也是同歐洲語相仿的希納語。

米納羅族真正引起世界人類學家重視，還屬是最近幾年的事。這個神奇的民族也許會逐漸被外人了解，因為印度政府止在開山劈嶺，很快會把公路修到那裡，米納羅族人將會很快結束世隔絕的狀態。（宏達、新九〇九七一）

古人古事

沈永先生：

沈括是我國古代卓越的科學家，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沈括，字存中，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父親沈周長期在外面做官，沈括從小跟隨父親遊歷各地，增長了不少見聞。他二十四歲開始做官，又到了好多地方，進一步擴大了見聞。後來，他到昭文館編校圖書，乘機閱讀了大量書籍。這樣，他的知識更加豐富了。

踏入仕途後的沈括，辦事認真負責，不論担任什麼官職，都有出色的貢獻。他掌管司天監時，改製天文儀器，撤換不懂天文曆法的官員，大胆推薦平民出身的天文數學家衛樸修的「奉元曆」。王安石變法時，他積極參加變法運動，往各地視察，興修水利，為推行新法出了不少力。他任河北西路察訪使時，視察和整頓北方防務，將邊州地形地勢製成幾種不同的地理模型。他兼管軍器監時，研究城防和陣法，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同時設法改革軍器，提高了軍器的質量。他出使遼國時，駁斥了遼國無理的要求。他主持鹽鐵、戶部、度支三司時，沒法改革鹽鈔法，也很有成績。他任鄜延路經畧安撫使時，加強對西夏的防禦，在金湯大敗西夏軍。

沈括離長期做官，但只要一有機會，就結合實際，進行科學研究。他五十二歲那年，遭受誣陷貶謫，遭努力編製「天下州縣圖」。他晚年定居潤州的病逝，這年他六十一零九五年，沈括在潤州的病逝，這年他六十五歲。他留下的「夢溪筆談」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我國古代科技史上一份珍貴的遺產，也是世界科技史上一部傑出的著作。（古月，新九〇九六四）

沈括畢生潛心研究寫下巨著夢溪筆談

城市人物

城市人物

城市人物